

缪荃孙藏书流散考

杨洪升

一、生前售书

缪荃孙收书始于其早岁客居成都时,后居官京师,讲学金陵,暇时必逛市肆搜购。远游他处,也必以访书为要务,济南、上海乃至日本东京等地无不留下他访书的脚印。经过数十年孜孜矻矻、长期不懈的搜淘,他的藏书至其晚年已积聚十餘万卷^①。

但这些藏书在缪荃孙生前就开始流散。傅增湘说:“老人晚岁侨居上海,时鬻书为刊书之资。”^②荃孙自言:“予自国变螭居海隅,佳槧旧钞,往往易米。”^③

缪荃孙生前售书,宋元善本多归刘承幹、张钧衡^④。刘、张均为民国初期后起的藏书家。辛亥之后,两人曾先后邀缪荃孙驻馆其家,为他们鉴定书籍,编撰书目,刊刻丛书。购缪氏之书,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据《缘督庐日记》载,民国二年,缪荃孙曾将《守山阁丛书》和《学津讨原》以五百元售与刘承幹^⑤。民国五年,缪、刘又有售书之议,所售书“以宋刻《尚书正义》二十卷、《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为巨擘”,其次为有黄尧圃题跋的《圣宋文选》,明钱功甫钞本《庶斋老学丛谈》,和唐《寒氏联珠集》,宋范文正、吕东莱两集,“共宋本十四种,钞本四种,值二万元。”^⑥民国六年,缪荃孙又准备把宋元善本十六种售与刘承

①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卷首邓之诚序云:“丁巳秋,始识见于上海,所居曰联珠楼,以得宋刊寒氏联吟集而名,楼上下五楹,藏书十一万卷,三万餘册,触目皆佳籍也。铭心之品,则置于卧内。”商务印书馆,1958年。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

③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卷首自序,民国二十九年(1940)燕京大学排印本。

④傅增湘《明涂桢刻本盐铁论跋》云:“老人晚岁侨居上海,时鬻去储籍……宋元善本多归刘翰怡、张石铭两家,余亦往往得其一二。”(《藏园群书题记》第282页。)

⑤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民国癸丑年(1913)六月二日云:“艺风之《守山》、《学津》两巨编亦归于刘,值五百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⑥《缘督庐日记》丙辰年(1916)八月五日条。

幹,叶昌炽亲见之,云:“赴翰怡之约……主人出宋槧书共赏,《宴氏联珠集》最精,有‘顾大有藏’印,又有‘百宋一廬’及‘莞圃藏书’诸印;钱叔宝手钞《华阳国志》;南宋刻《尚书孔传》附释音重言重意本。其次赵善璵《自警编》,真西山《大学衍义》,元明间刊本。闻皆艺风老人物,欲归翰怡,而谐价未成也。”^①又同年八月王国维与罗振玉谈到缪荃孙时曾说:“闻其近售宋元版书十六种于刘翰怡,得万一千元。”^②两次售书,最终成交的书目盖较叶氏所记有调整。其中宋本《宴氏联珠集》在这两次交易中均未能直接售与刘氏,而在缪氏卒后辗转归于他^③。《圣宋文选》最终归于张钧衡。缪氏藏书售与张氏者还有元人写本《敦交集》、清叶志诰手稿本《平安馆藏碑目》等。缪荃孙为二家编书目率不记自己的藏书印记,故而读《适园藏书志》、《嘉业堂藏书志》,无法确切考出缪荃孙哪些书在其生前已售与他们。

傅增湘以和缪荃孙有交谊之雅,于缪氏善本书也间得一二。傅氏大力收书在民国以后^④,其时恰值缪氏藏书不断流出。缪荃孙藏书在其生前即为傅氏所得者有元刊本《中州集》、明嘉靖刻顾千里校本《嘉祐集》等。荃孙让书于傅增湘往往伴随一段故事,若顾校本《嘉祐集》,傅增湘以该书是扬州书估陈韞山为其所收而被荃孙抢购为由,前往商让,敦谕再三,荃孙最终答应以傅氏新得清平山堂本《夷坚志》相易乃罢^⑤。也有荃孙最终不肯出让者,如明涂桢刻本《盐铁论》,傅氏云:“二十年来南北周游,留心搜访,仅于缪艺风老人许一见之……曾商及此书,老人殊有不忍之色。盖书为老人故里江阴所刊,且并世无两,赅赅为海内孤帙,其珍惜与宋元古本同,宜也。”^⑥艺风去世后,此书经古书流通处散出,为吴江沈无梦所得。后沈无梦因远参黑龙江戎幕乏资,傅增湘以三百金为贶,沈氏乃举此书见贻,终归双鉴楼。

缪荃孙对于藏书流散的必然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祖、父积累有年,

①《缘督庐日记》丁巳年(1917)四月十五日条,第8014-8015页。

②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③林钧《篋书剩影录》卷下《宴氏联珠集》条云:“此本常携行篋,旅沪困于生计,友人作缘质于某处,旋以索债迫切,无法筹偿,踌躇多日,终决割爱,予颇失眠食,引痛于衷,于今忆及,犹有馀恨也。”是其书先为林氏所得,后让出。又此书见于《嘉业堂藏书志》卷四,其终归刘承幹。

④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序》云:“逮辛亥解组,旅居沪渎,得交沈寐叟、杨邻苏、缪艺风诸前辈,饫闻绪论,始知版本校讎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思有以绍承先绪。”(《藏园群书题记》第1047页。)

⑤《藏园群书题记》第669页。

⑥《藏园群书题记》第283页。

一人子孙之手,无不烟销灰灭,凡收藏家类然。”^①故其生前售书时比较旷达,他在《售书同好媵之以诗即和题元诗选韵》中说:

弃书题句我先知,樊榭龙泓各和诗。自昔香闺留韵事,至今艺苑有馀悲。还瓶聚讼垂千古,佞宋闲情又一痴。枉自铭心夸绝品,不堪回首忆当时。

抛书往往畏人知,我独惭颜还咏诗。好友分襟还小坐,官娥挥泪亦同悲。烟云过眼方为达,扃钥关心最是痴。斧季怀惭菟圃恨,何如一笑朗吟时。^②

可见其得失之间的情怀。

二、逝后流散

与缪荃孙所料正同,他的藏书在其去世不到一年即出赀。伦明说:“筱珊先生子寿,名禄保。己未岁,以所藏书售之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余抄校本及刻本之罕见者尚不少,并家稿携之入都。十馀年来,零售略尽,并先生自撰《五代史方镇表》,亦售与北京大学。”^③

古书流通处的主人是民初沪上著名书贾陈立炎,艺风堂藏书经其流散者,苏州许厚基曾以两万金得其大半^④。其中有清初钞本元周权《周此山先生诗集》,缪荃孙手跋;清乾隆钞本宋张淳《仪礼识误》,卢文弨校并跋,缪荃孙跋;明正统十三年王宗玉刊本《朱文公校文昌黎先生集》^⑤;清初钞本元黄庚《月屋漫稿》;元刊缪氏艺风堂抄补本《精选名儒草堂诗馀》;还有缪荃孙手校康熙间陆友桐摹写汲古阁抄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多为缪荃孙生前铭心绝品。金石之书多为闽县林钧所得。他谈此次购书经过说:“辛西北上,归道淞滨,适值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出赀,艺老下世不久,后人弗守,所藏流散,迹其收藏,实为近代巨擘。肆主居奇,索价甚苛,曲尽措筹,以重金收得金石书及四部善本二百五十馀种,如获至宝,捆载归舟。”^⑥林氏为纪念得缪氏遗书,曾请友人周雨渔为作《风雨载书图》,海内同好,闻之者金往索目。其所得之书,均载于其所撰《石庐金石志》及《篋书剩影录》中。

缪禄保携带入都之书,为李盛铎所购者甚多。李盛铎与缪荃孙多有交往,

①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约》卷末缪荃孙跋语,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藕香零拾》本。

②《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一,民国间艺风堂刻本。

③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④王澐《馆藏经籍跋文》之《研溪先生诗集》条云:“江阴缪氏藕香簪钞本。本馆得之市肆。缪氏名荃孙……遗书散在沪肆曰古书流通处,吴兴许氏怀辛楼以二万金收其泰半,皆上驷也。”(1936年6月《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

⑤此书《艺风藏书记》卷六误作“元刊小字本”。

⑥林钧:《篋书剩影录》卷首自序。

他十分看重缪氏藏书。他曾记购艺风堂钞本《开元天宝遗事》说：“《开元天宝遗事》三卷，缪筱珊前辈属胥景写本。原本非宋本即明建业文房活字本，必有与寻常本异同者。乙丑八月厂肆散出，因亟收之。”^①可见其宝爱之情。据《木犀轩藏书目录》、《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李氏所得缪氏书，共有七十七种之多。

至民国后期缪氏子孙仍在零星出售遗书。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七日载：“夜至逸园先生寓，观其藏书，皆缪筱山先生旧藏也。”^②五月十一日详载其目，云：“荣氏所得皆由艺风老人之孙某持售。”^③计有清庄述祖《尚书记》，清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元傅霖《刑统赋》、《宋律学》，明丰坊《真赏斋赋》，清何焯《庚子消夏记校文》，《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记》，唐段公路《北户录》，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清汪琬《说铃》，清陆宸征、李铉《陆子年谱》，彭孙贻《湖西遗事》，《西辽事迹》，《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清冯舒《虞山妖乱志》等。金氏所云之逸园先生即荣厚，曾入缪荃孙之门。

缪荃孙遗书散出后，辗转为其他藏书家所得者也很多。东莞莫伯骥曾得清宣统二年缪荃孙家钞本宋饶节《倚松老人诗集》，清钞本明唐肃《丹崖集》，明嘉趣堂翻宋本《大戴礼记》，元翻宋本《事类赋》，明翻宋本《宋之问集》，钞本元吾丘衍《竹素山房诗集》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明钞本《儒学警悟》六种四十卷，此书系天地间孤本，清末盛昱得之山西书贾，盛氏藏书散出，荃孙闻之驰书傅增湘嘱代为物色，终以重值购得^④。后细心校勘，去世两月前手授武进陶湘付梓^⑤。该书也辗转流入莫氏之手。

此外，无锡孙毓修曾得其清钞本宋贺铸《庆湖遗老诗集》，缪荃孙校并跋；清嘉庆十六年刻本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清臧辅批点，缪荃孙录严元照校并记；明嘉靖间蜀藩木活字本宋苏辙《栞城集》。江宁邓邦述得其旧钞本宋韩驹《陵阳先生诗》，缪荃孙手校并跋；明成化刻黑口本元欧阳玄《圭斋集》等。海盐张元济得其旧钞本明朱谋瑄《画史会要》、云自在龛钞本《瓢然集》、艺风堂抄胥里瞿氏藏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等，皆见于《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民国十三年（1924），长沙杨树达曾得观其同县某收到的缪氏藏书：“访同县某。观其近在上海所收购缪小山藏书，有南昌尚镛《三国志辨微》五卷，胡秉虔《尚书序录》，关文起《大戴礼记考》三种钞本。”^⑥惜其

①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张玉范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出版社，1993年，第3312页。

③《静晤室日记》第3316页。

④《藏园群书题记》第1088页。

⑤《儒学警悟》卷首缪荃孙序及陶湘题记，民国十一年（1922）陶湘刊本。

⑥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未明确收书人姓氏。另外南陵徐乃昌、南通沈燕谋、安阳谢国桢、建德周叔弢、海宁陈乃乾、长洲章钰、长兴王修、吴兴蒋汝藻、贵阳赵慰苍、常熟孙祖同、长乐郑振铎、闽侯陈群、江宁邓之诚等均有所获。缪氏遗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有趣的名家递藏现象。如《艺风藏书记》所载的知不足斋钞本宋邓深《大隐居士集》，先经林钧收藏，“旋与书估互易金石书，复流入上海”^①。后此书为张元济所得，张氏赠与吴兴蒋汝藻^②。

三、藏书今况

缪荃孙藏书经过近百年的流传，今大多藏于公共图书馆。笔者积历年所见并通过各家公藏书目，考知下落者凡有五百余种，虽仅逮缪氏藏书之十一，然可以藉以推知其大致流向。今天藏缪氏遗书颇多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上海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等等。

笔者曾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缪氏遗书四十一种。如鲍氏知不足斋钞本宋张唐英《蜀桤机》，附缪荃孙《蜀桤机校记》，鲍廷博校并跋；《宋金元明人词》十七种，清光绪三十四年艺风堂钞本，缪荃孙手校；唐虞世南辑《北堂书钞》，清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姚觐元集福堂怀俭斋活字印本，配清严可均刻本、清抄《大唐类要》本、缪荃孙补钞本，缪荃孙校并跋；明天启六年岳锺秀刻本宋曾慥辑《类说》，缪荃孙校；明嘉靖二十七年俞宪鹄鸣馆刻本宋姚宽《西溪丛语》，黄丕烈跋，缪荃孙校；明万历三十年张鼎思刻本唐刘知几《史通》，缪荃孙跋，并录清卢文弨、顾广圻校跋；宋临安府陈解元宅刻本《王建诗集》，缪荃孙校跋并倩人补录佚诗，陈乃乾跋；等等，皆为善本。可惜的是《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不载藏书印记，无法尽知之，否则所见当倍蓰于此。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是李盛铎木犀轩藏书。李盛铎卒后，其遗书除少数散失外，皆被其子李滂售与汪伪临时政府，后交与北京大学典藏，故李氏所收缪氏遗书今多藏于此。此外，该馆于缪氏遗书还另有所得。如缪氏手稿《五代方镇表》和《艺风老人日记》等。该馆藏缪氏遗书笔者经见和确可考知者凡六十三种，但似非全部。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书多源于民国时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邓之诚藏书也多捐藏于此。邓氏以与缪氏有姻亲之雅，留心搜访缪氏遗书，亦曾获赠，得缪氏遗书不少。我曾于该馆见缪氏遗书八种。其中有缪荃孙手稿本《蜀石经校记》和烟画东堂钞本清纪映钟《慧叟诗钞》，书衣皆有邓氏题记。还有缪荃孙

①《篋书剩影录》卷上《大隐居士集》条。

②王国维《传书堂善本书志》集部《大隐居士集》条云：“先大父旧藏，海盐张君菊生得以见贻，有先大父藏印，及‘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抱经堂藏书印’、‘缪荃孙印’、‘荃孙’、‘云轮阁’诸印。”艺文印书馆影印密韵楼写本。

撰校稿本《唐书艺文志注》，钤“江安傅沅叔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有攸县龙伯坚过录傅增湘题记，即《藏园群书题记》中误认为唐景崇所撰之本。此外还有缪荃孙手稿本《云自在龕笔记》等。据林钧所述，其藏书于一九五七年尽捐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该所当藏缪氏遗书二百余种，惜未能往观^①。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见到缪氏遗书三十一一种，其中有稿本《云自在龕金石目初续编》，钤“国桢之铎”、“国桢藏书”朱文方印，曾经谢国桢收藏；鲍氏知不足斋钞本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缪荃孙校并跋，沈燕谋跋；毛氏绿君亭刻本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缪荃孙校，徐乃昌跋；明万历间康丕扬刻韩范二公集本《范文正公集》，缪荃孙跋，钤“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朱文长方印，经陶湘递藏；艺风堂钞本清吴颖芳《说文解字理董》残本，叶景葵递藏；等等。该馆所藏缪氏遗书当远远多于三十一一种。

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民国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该馆可谓清末民初江南私家藏书的总汇，张钧衡适园藏书尽归于此，刘承幹嘉业堂所藏明版书、徐乃昌积学斋的大半藏书多在此，故缪氏遗书藏于此馆者最多。考诸该馆所编《“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和屈万里《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等书目，凡得一百一十一部，当非全部。其中宋本有南宋建安魏仲立宅刻本《新唐书》残本、宋乾道间刊巾箱本《圣宋文选全集》（有抄补）、南宋初刊宋修本《五代史记》，元刊本有《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元天历二年刊元曾世荣《活幼心书》（有抄补，黄丕烈、缪荃孙手跋）、元刊本《精选名儒草堂诗馀》（有艺风堂抄补）；稿本有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诗稿》、《笔记稿》、《札记稿》，李慈铭《乾隆绍兴府志校记》，沈青选《周易改注》，等等。多为当年艺风堂铭心绝品，想来令人神往。

此外，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陕西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等地方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等各有多少不一的收藏。也有些遗书现藏于私人藏书家之所。如益都黄裳即藏有嘉靖刻蓝印本《人物志》，是书钤“诵芬”、“求是室藏本”朱方，“云轮阁”、“荃孙”、“小绿天藏书”朱长方，“安印世济”、“孙毓修”白方等印记，曾经孙毓修等人递藏。藏有华亭鹤史沈文伟道光校刻本《玉壶山房词选》，该书钤“华亭雷良树权人父校藏”、“云轮阁”、“荃孙”、“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长方，“葆廉”白方，“通波词客”朱方等印记，曾经徐乃昌等人递藏。还有嘉庆刻本清邹炳泰《午风堂丛谈》、乾隆刻本《姜西溟先生文钞》、康熙刻本《荆溪词》初集等，皆为清刻之佳者，均见于近年出版的艺风藏书题跋、读书记中。另外，江阴黄永年先生亦有所藏。

缪氏遗书也有零星散出海外者。民国时期，日本、美国等国文人前来收书，

^①参《篋书剩影录》卷首自序。

书贾为逐利往往外售^①。流往美国者仅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考见宋邓肃《栟榈先生文集》一种,于沈津《书城挹翠录》考见明张孚敬《钦明大狱录》一种。前者系缪氏艺风堂钞本,经缪荃孙手校,钤“兼葭楼”朱文方印,曾经顺德黄节递藏。黄氏生平好藏书,有志保存国粹,清末民初曾与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陈去病、马叙伦等创办国学保存会,建风雨楼储藏国学书。然其晚年执教北平,学校欠薪,不得不出所藏易米,此书盖即此时散出。后者今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系明蓝格钞本,钤有“浣红楼夫妇读书记”、“陶毅印”、“唐华馆”等印记,书衣有近人题记云:“明张永嘉藏之原本,后归刘恭甫所藏,复为缪氏艺风堂所得,以巨价易之于古书流通处者。内数页即缪氏手钞。癸亥缪氏藏书全数出售,乃由富晋斋王氏作缘归于寒斋。”^②后来此书又从此人处流出。流往日本者仅考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徐渤《红雨楼书目》一种。该书系艺风堂钞本,绿格,十一行二十四字,内有荃孙朱笔校字,卷末有荃孙墨笔题记一行:“辛卯二月借顺德师藏本录副。”卷首钤“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楷书朱长方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今天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创立于1929年前后,1938年更名东方文化研究所,次年改今名。此书当系1929年至1938年间流往日本的。

缪氏遗书也有些在流传中亡佚,如曾为涵芬楼收得者。光绪三十年(1904)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后建立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抢救文化典籍,“于时浚阳端氏、江阴缪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之书亦各星散。余辗转搜求,多有所获。”^③至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藏书多化为灰烬。其中缪氏遗书必然不少。后来张氏撰写《涵芬楼烬馀书录》,尚存明覆宋本宋徐积《节孝先生文集》、元至正本元苏天爵《国朝文类》、钞本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其化为灰烬者则不可知了。同时为战火所焚者还有吴兴蒋汝藻的藏书。民国十四年(1925),蒋氏因经营失败,遂出密韵楼善本书抵押于浙江兴业银行,至期不能赎,遂为涵芬楼以十六万元购去,内中也有不少缪氏遗书。今检《传书堂善本书志》和《传书堂善本书目》,得宋刊本《王建诗集》、明刊本张袞《江阴县志》、艺风堂钞本《鸿庆居士集》等缪氏旧藏八种,恐怕今多已不在人间。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郑振铎《西谛书话·劫中得书续记序》:“平沪诸贾,搜括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辇之美日为主。”(三联书店,1983年,第271页。)

②沈津:《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③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卷首自序,《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